



# 讀「宗教與科學」一文後記

周景勳

細讀「宗教與科學」一文之後，激起了我對方勵之教授的敬佩，因為我特別欣賞方教授研究的態度；他以一顆開放的心探求生命底文明的合作與互動，更從文化與歷史的層面，以「正面」的相輔相成的積極心態來探討中西科學思想的不同「介面」，提出中西宗教文化發展的不同。

方教授從三個「介面」，以科學的「預設」點出了學者所生存的文化環境與宗教的關連性，肯定其在科學發展上的重要性。方教授更以中西科學思想的不同介面來談宗教文化發展的不同，而採用科學的基礎：即其對大自然的「可理解性」的重要預設作立論，藉以補充中國思想「文化因素」的影響

所陷於「不可理解性」的「預設」的不足；因為方教授強調了：在「可理解性」的「預設」的情況下，「無法直接經驗或甚至是超越的問題仍然是可以了解的」這個「預設」，便是科學與宗教相通的一個正面的介面。

第二個介面是從天文學的角度上言：西方學者採用了「一致性」的「預設」以發展一套模式；而中國學者則對「異常現象」較感興趣，故接受各式各樣的設計；方教授則認為「一致性」的「預設」是科學與宗教間的互動關係的重要介面。

第三個介面則從相對論的觀念作引申，指出中國傳統科學沒有「普遍性」的觀念；方教授卻認為

「普遍性」的原則可以從分析某些特殊的類比來加以證明，以歸類出「普遍性」的「預設」為科學與宗教間的正面介面。

從「可理解性」、「一致性」和「普遍性」三個介面，我們可以綜合、也可以接受：科學活動與宗教活動都是人類文明的一部份，而人類的文明應是一個整體，其間的每一部份都必然會互動互成而不可分離的。這種思想實在是近代一位思想家、又是科學家、宗教家的德日進(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1881-1955)最偉大的功勞，他把各種科學都包括在一個整體的世界觀裏，使這些科學，與世人一般的信仰或宗教，如：人道主義，崇高自由博愛、社會平等，和諧協調，且與宗教信仰，兩相符合而沒有什麼重大的抵觸地相連起來。

若從「交談」上言，我們可以說：宗教能給科學一些平衡，即在這大好新世界和科學的樂園中，其悲劇就是生命的機械化及人性的喪失，而宗教的使命之一是把人情味和愛帶給這新世界，使科學擺

脫機械化的目標。

方教授在文中說：「宗教早就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，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份……歷代中國皇帝，也幾乎都參與某種宗教活動。所以，如果說中國文化中沒有宗教，這是不正確的。」在此，我們要強調的是：中國的宗教不單是指儒學、道教和佛教，而是從古老的「原始宗教」傳統中可看出，即從中國的古籍：書經、詩經、易經中可以有其內容，如「帝」或「上帝」的觀念；「天」的思想；以至甲骨文中的自然神，包括天神之日、月、風、雲等；地祇之社、稷、山、河等都是；還有占卜的事實和活動，都表達了人的宗教情操；至於祖先亡靈的崇拜更為普遍，這些都可以說明在中國文化的演變裏有著宗教的內涵。(註一)

在方教授的文章中指出：「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，源自公元前六世紀最有名的老莊哲學。」我們要澄清的是：老莊哲學所指的是「道家」而不是「道教」。道教是由漢代末期的張道陵之五斗米道

開始的，其以「太平經」視為最早的著作。然「太平經」只是一部匯編而成的書，來源不一，也比較粗簡，沒有一個完整體系；其能形成一個成熟的宗教體系，當在公元四世紀（六朝）之後，吸收了老莊思想、鄒衍、呂氏春秋、淮南子以及星相家、醫方家、讖緯家等自然，社會與人的思維成果，更以道家思想為主，而構成思想的整合，將自然、社會、人類三合為一的理論架構；且將古代的日、月、山、川、神、鬼、祭祀、祝咒、卜筮等宗教思想發展為齋醮科儀和禁咒、符籙等法術。（註二）所以在研究哲學史上，我們不可將「道家」和「道教」混為一體，道教只是應用了道家的哲學思想而加以轉化，故不能說道教源於道家（老莊思想）。

註一：「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」，孔漢思、秦家懿合撰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民國七十八年，三至廿四頁。

註二：「道教與中國文化」，葛兆光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再版，十五至廿一頁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之大學服務中心舉辦午餐研討會